



嘉慶
珍藏

丁巳秋石菴借閱
並傳錄

宗懋勿軒先生集

上册

四庫書目稱天順中刻有評衡序者殆即
此本月霄以成化本校正復其舊矣然勿軒
所注著者有易學圖傳二卷春秋通義一
卷書標額一卷天順本益再刻之而惜不_得復
見也安得起日霄而質之

道光乙未三月李兆洛識

勿軒先生文集叙

明成化本每半頁
六行行十二字頂格
空一字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
為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
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
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
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
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
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



叙一

旨沉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
士授邵武司戶叅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
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創鰲峰書院
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
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彙晚年脩三禮通
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
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
學句解傳於世鰲峰嗣孫熊澍家藏遺稿

存什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
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
念先世手澤重加攷訂綉梓以傳求予序
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
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
弟先生生文公攷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
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寔有功於文公也
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

叙二

聖明提行

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狀其遺書尚存嘉惠
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寔斯文
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為先
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
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
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
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
僭序先生之文耶。狀以判簿公之請不容

辭故序其大畧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

慎詳雅民咸悅之。蓋無忝先賢之後云。

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教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存誠齋 陰文印

吳氏 陽文印 尚志

參政 陰文印 之章

又三

勿軒集傳本甚稀余祇有曹潔躬家舊
鈔本缺之卷久欲補全未得今幸向
黃川仁先借得以了素願去百朋之錫矣
步以見夢林牛快事
道光己丑三月十八日 辛峯蔣因培



目錄自卷一至卷
八止每半頁九行
八兩格一行二目

卷之一

- 跋交信錄序
- 孝經大義序
- 史纂通要序
- 翰墨全書序
- 熊竹谷文集跋
- 跋謝春堂詩義後序
- 題童竹間詩集序

鰲峰後人

編



農桑輯要序

四時治要方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贈贈熊雲岫挾星術遠遊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卷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敬齋銘箴跋

約約我齋銘

卷之二

攷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祀記

祀典議

每半頁九行：十
七字

寧新園

六世孫將仕郎博羅

鰲

峰

後人

編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一

序跋

跋交信錄序

張如

張如

余讀疊山謝公交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
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怵其後
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
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取節焉惜不一變而
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
飾虛之人稍經爐鞴灰燼烟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
序跋

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狀孔氏家法也
流風所漸江左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良一時交游
氣誼皆班：可紀宇宙間三綱五常之道尚有所繫
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
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
鰲峰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尚友天下聞
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鼓舞成之且以寄
余之志云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

孝經經傳章句大畧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
經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
之祖也自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
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
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徵
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
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脩孰大乎
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
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行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
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

無不得其所而後為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狀人心之固有

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攷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

所叅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元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脩一至於此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

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番陽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輒為刊之鰲峰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脩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驩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攷二君行事皆班

班有三代之風而况不止為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兼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而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濶大抵三王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

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三以為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閩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間亦蒙取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置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為之躊躇却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為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啟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々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素業}原本^{素業}至于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々

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
師千五百年泯_下焚_下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天
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
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余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捨之極則焉知其
賢而用之狀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
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
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狀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
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
本而庭芳之言為不可易云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諛其臣表牋是臣諛其君狀則
近世士大夫以啟劄相尚無乃交相諛者乎書坊之
書編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悉以啟劄名其
文體之變乎省軒劉君應李_季為此編命曰翰墨全書
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啟劄而已也其所
選之文大畧變俗歸雅迺澆從厚去浮華尚質寔多
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
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于詩書君
之于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
序跋

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叙事之文始於此問
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
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賡歌而下脩見於三
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有能易者至制誥牋
表啓劄胥爲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寔錄
之文亦為四六之體吟咏情性且尚對偶之工至于
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
返于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至喪
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於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
文者莫不畢脩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啓劄者矣其間

俚俗之言異怪之說雖不能悉去亦必爲之訂其謬
誤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尚已劉君力學善
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
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澗伯氏爲刊是書君之可傳
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諭觀者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爲文極多
其襍著有敬思齋小稿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
稿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稿蓋兵
後壁藏僅有此耳真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歟公平

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畧用功
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
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畧蓋欲續從祖
左史公九朝通畧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
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抄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
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
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
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
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
公左史存齋年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

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
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唐公思齋翁公
為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真先
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卽棄科舉一意
通經博史之學惜乎書稿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
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
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
族姍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
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甥館
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稚宴飲饋遺渠

欵。各盡其歡見後進有嚮學者必諄、誨誘不倦
蓋忠厚愷悌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
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督甚著遠方士
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穀之雖屢空不顧也禾年六歲
就傳於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
重惟我族自始祖尚書郭門公於唐中和間繇豫章
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
甚于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
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
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
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憮然興念永求所以嗣
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
已往力不逮念又未知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并書
此以識

跋謝春堂詩義後序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
嘗不憮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阜陵
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
矣下上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
不爲武夫健兒所擲揄者幾希雖狀文在天地間猶
序跋

一日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鳴條伊
摯戮力造攻豈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親切雖後
儒竭其偶儷模寫亦一語不能似牧野尚父維時鷹
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面嚮曲折拘、狀
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爲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艸昧雷
雨滿盈劃狀而河漢昭回星日燦爛皆天下之至文
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某書義請獻先生一篇彙入
文鑑致堂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表擊節並歌
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儷破碎者之比
乎復後有善變者必不易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

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
爲往聖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
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脈脉皆在延平春堂問學其淵
源有自來矣今子學正君用和克世其業敦厚溫柔
中有英烈激發氣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
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
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
春秋作漢郢之臣不入於葦路藍縷之所啓辟則淪
於車鄰駟馘之所蹂躪豈復念宣王召虎之經營哉
江山無恙風景渺狀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
序跋

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孔明草廬二對作一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題童竹間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孤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狀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鏤鏤泥泥何益近代詩人格力

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童君敬

仲氣誼節槩人也所居在江閩之間微壯年有經綸志

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狀為

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平居瀟然閑適築室萬

竹間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

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閑從理亂規風

教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

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惓惓之情至矣余之所以惓

惓於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農桑輯要序

右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
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
於天下誠使家置一本奉行惟謹則人_口衣食以足
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
必五畝鷄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狀後黎民可以不
饑不寒者_老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
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
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
界再壞于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
于國實民富之時_{簡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人

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
歸于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梁肉而耕
夫織婦終歲絲_而計粒_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
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_而焉末節之是詳不
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
無益于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
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爰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
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_而可以
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
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行哉老癯遺

氓欽觀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覺手欣
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
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
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畧相當
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
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
祿而不失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
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擊壤
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
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爲良方也
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必有要不獨醫爲狀蓋
於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人之道一日聞之
師曰藥靈丸不大甚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
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爲可
治則投半匕之劑輒甦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
師傅者非我也未嘗不竊嘆笑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
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
左云

送胡庭芳序

記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爲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懼何謂盛行耶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耶余讀書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携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氏而尤粹於易留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繫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惟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虎臨漳所刊尚有望於後之人余知

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藁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焉明年春當賫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攷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爲別余爲之躊躇却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

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歿且百年門人傳習寢
益失真余以為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曩
游浙中嘗因受業于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
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狀後乃
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
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也蓋必有以出乎
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於盤礪董
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足證其以予言參之殆有合
乎否耶萬世道休真當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
行一惟生人之體休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

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以贈我遂題以為
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餞君矣君健我衰此
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來自洪源遊雲莊又十
月今來鰲峰已辦兩載留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
斯文之會天實實嗇我耶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
與庭芳握手歎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
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
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

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
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
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峰蔡氏猶未大暢
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
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
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
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多矣顧惟
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
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
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

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
皇帝王伯之道亦粗脩矣惟三禮廼文公與門人三
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
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
猶有俟也臨別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許以來
歲冬春之交再入閩留此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
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狀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全
京又以屬庭芳悠々蓋壤文獻寔難鄒孟子距夫子
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
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

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
暄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
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叙其所深望者如此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為續後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鰲峰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菜禮上
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遊武夷實養吾先
生為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山之間覽其
清秀以為未足且顧望武夷以為之歸且徵余言顧
徒言於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輒留旬日今茲之

歸又謂子曰吾來武夷三過鰲峰不得一言為贈將

何以為之歸乎臨別之一日青燈對話為之躊躇却

慮而有感焉茫茫宇宙斯文一脈其將何所係乎中原

文獻未能徵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道正誼君子

誠得十數公落布在州里間人極猶有所賴以立

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蓋有平生想望以為泰山北斗

以為景星鳳凰者廼使人舐狀于懷斯文一脈其真

無所係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

端談事功者趨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藉古文

之聲響以飾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

儒之緒餘以資講說而已大畧不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知其可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學將遠遊其更以余言徵之

送唐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為捷徑於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

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為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為之錄曰唐君履某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于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脩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為見聞願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媮薄綱常掃蕩前脩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為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庶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蚤年登龜

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請必曰不狀參之
二十年狀後渙狀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蔡問爲
學之要朗誦子見齊哀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
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
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
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
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懿師表宇內以文
公之行之學之鄉國御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
範藹狀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
遺言緒論必尚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

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待其身勤敏不怠以
進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脩途萬里發軔政不
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厚君履其重勉之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遊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不謂命
又曰得之有命狀則將孰從蓋命有二以性言則理
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
富貧貴賤壽夭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
柔可強勤之可以不匱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脩
養之可以延年爲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

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
當狀在我適狀在天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
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
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任聽天
下之人如醯醢之甕^在盞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
者亦多矣君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贈地理吳竹澗序

天運有奇贏地氣有偏盛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
知道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
又從而挽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詣其極則有

裨於生人則亦甚大何也其取精於天地者為多也
是故公劉周召以來所不廢泛觀宇宙^宙竊有感焉陳
同父嘗言楚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
今驗矣茫、禹迹未能效于長遊今之陰陽家有能
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而昭代方興之人才者
乎天地生人有望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知之三世
之間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主澤
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來蓋此道也牧
堂之後竹澗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妄卜地必其人足
以當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於厥直貧者反有以給

之與疊山謝公文最久公家再世皆其卜兆公嘗稱其初交但見其樸拙而淳實久則信其為積德尚美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其為人徧閱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遊山唱酌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嘗遊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鷄劇飲盡歡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攷致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

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遊山詩刻真堂中併繪為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太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遊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狀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有盪心悅目之趣而不能自己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為至而莫悟其非玄裳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要之此等語見蓋自陶謝王柳以來諸人所作早者留連光景直徇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

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
谷武夷雜咏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
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曆企典刑
之無存觀風景其如在獨無慨狀於其心者乎余來
清源與公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
世其業與余有再游之約而未克遂敬題集末以識
高山景行之思也云爾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
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集一見知爲古君子也一日挾^狀

小山林氏逸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爲廢卷而歎嗟夫
古道之衰倫紀盡斁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爲仇聞
林氏之風盍亦少媿乎哉君真知德者哉語曰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卽子也一定省一
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罔不帥
時何也深愛厚敬根于內豈敢萌一毫忿憶心若今
人之爲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于太史氏多
矣宜錄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
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箴之
切君子愛人憂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懇惻

之至也余嘗披劉孝子寔事母家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猿狖為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清晨起爨深夜獨宿梵_々一身旁無徒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尚有斯人哉是皆可書一念之孝天資之嫩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不待余贊其用心之古則吾深有以識之某學博尤工於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專以敬為宅心之要蓋心存則

眾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裡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擊跽曲拳為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為主理乖事謬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

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
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
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屢
省之哉

銘約我齋銘

人之為學患不見道大道茫々何處下手聖門論學
必有所之有是矣是斯文在斯大哉聖域顏氏寔踐
一仰一瞻夫豈無見道之所在惟中為難孰開其端
精一兩言精在博文一在約禮爾學維何即此而已
得一為德體全則仁以品以節匪禮曷臻一舉一動

如寐斯覺前日之約今日之卓惟黃氏子為學有源
不愧於父天叟為兄約我名齋奉以晨夕敢贊斯銘
其敬無失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鰲峰後人

編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
叙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
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
是以下為伯朝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

記

一

幾無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攷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廷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脩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

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狀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歛狀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

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
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
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
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
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
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攷
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間居于大本大原之
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益其喜怒哀樂之
未發早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考體驗已熟雖其語學
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
以窺其微哉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
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
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
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
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
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
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
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
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

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攷之可矣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燠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乎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脩公也寔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

業屬權奸姦相繼用事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攷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闕于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叔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

至閩訪求公後表浚後二子林彬子省長南溪建安二
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懶、為語
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
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為曹監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
欲于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往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
必欲有竣俟焉天道循環無德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
適正學一脈歟亟起而述述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
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
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
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菴在焉亦為之起廢汪君

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
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
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
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
之更造惟公手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狀一新邑士
劉熙寔終始之義學之不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
志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
庾完堅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寔也賢勞皆可書
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
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

後學熊禾記

三山郡泮五賢祀記

僕於雲谷之陽鰲峰之下精舍精舍中爲夫子燕居
配以顏魯師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
晦菴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
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
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
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
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
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狀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
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
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
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傅之
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擬也歲在癸卯之夏
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諭予曰泮
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
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
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萊
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

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
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
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
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
齋今庶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
而議者言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
立之名則為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
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
受經于文公者乃侈狀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
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為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

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
從祀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初鄰
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
為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
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
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
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
阜孔君申卿寔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為允於是
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為記
適莆陽史侯有刊脩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

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為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為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賢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臯比之撤與夫平居論議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為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為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

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立賢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蕪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為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誥謂舊祠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後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狀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嘆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乃至于此自可忘辨狀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

其義或者倘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議

祀典議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

全體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為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備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傳之益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為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絕繼統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

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
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
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
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
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
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
水之力行若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
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
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足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
魯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

也

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傅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
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
一書謂之無見于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于五
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寔蓋各具是道之一
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
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寔相表裡至于
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
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
免近于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皙非不高明子貢

非不類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
易吾言矣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
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
於煩乎曰學效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
非無祀秩狀學校各別為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
遊宦過化之地或特時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
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卽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
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于
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

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
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
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
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
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
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
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
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
脈相屬今也姓名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間耳
記議

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盱矐豈易遽通此文公
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
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
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其臣已見責于
聖門况顏子既升配享又增于張爲十哲果何義耶
十哲之外若南宮适處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
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見於傳記所載
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
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
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

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
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
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
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
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
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
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
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
而揚雄美新投閣不能掄綱目莽大夫之書苟况以
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

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
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揚輩偃狀得在
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
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
典沂其淵源豈無尚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
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
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操行一出于正
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
大三山郡泮亦為之大耳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
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
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

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
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
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認
踵謬樂因循悼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
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
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
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
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燬撤萬口
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

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縷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黃綸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棗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

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狀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狀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狀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
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
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
爲分獻官行禮于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
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
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問顏魯思孟問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
舊例循習已久聞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
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
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

其義也狀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
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廷只有顏孟
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
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
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
就中增入改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
承襲不暇致至今宜改爲東西向北上神道尊右究
國公顏氏西一邾國公魯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
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
行則合舊矣狀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
記議

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

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有稱首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憚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

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愬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此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

無異制不知尚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脩論選者未必咸

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專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

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歲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朕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于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

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不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間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侯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曆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証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上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恭之當益明矣併識于此以俟來者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二終

甲戌長至以願竹泉鈔本校讀一過 熙邦記



